

吉光片羽

四合院

□贾小勇

在城市密布的高楼大厦间，一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隐身于此，格外惹眼。我远远地看到这座四合院的时候，内心甚是平静踏实。在这里与一百年前的老房子相遇，就像是与遥远的记忆谋面，亲切，温馨。

四合院的垂花门端庄精致，高大的院墙衬托出木门的小巧玲珑。垂花门是院落的主要通道，在我眼前，这座大门其实早已经关闭，房子主人的故事并未延续，这座院子里发生的所有悲喜被时间收留，深锁在高墙大院里的每一个房间。而那些流传的关于这座院子的故事，就像是门缝间不小心挤了出来，断断续续，零零散散。我站在大门之外，门两侧的花卉叶片油绿，粘在地上的花片说明已过了花期，粗大的槐树高过了院墙，枝繁叶茂，像一个伞盖，庇护着院子里的一切。我有些怅然若失，索性迈步走上门前的台阶，无意中看到台阶间生出的细密青苔，心中竟有一丝释然。

推门而入的我显然是仓促的，院落规整肃然的气氛很快将我包围，我的步履变得缓慢。安静的院落令我心如止水，青砖铺就的地面简单古朴，一条砖路通向台阶之上的正房，环顾左右厢房，与正房比出鲜明的层次感，标明了当年居住者的地位和身份。我透过窗户想去窥探一些什么，屋内空荡如洗。此时虽是春夏之交，但一丝寒意掠过我的心头。我想，这也许是最好的，屋主人毅然决然地带走了所有一切，故事的大结局也算是圆满。空荡的房子里寻觅不到任何秘密，我反而轻松起来。这就为重新利用这座房屋提供了更大空间，对于未来的规划和利用，我充满了美好期待。

我更喜欢这座优雅别致的院落，院子虽说不大，却感觉极为宽敞，紧凑并不疏落，这是院落与房屋建筑比例相互协调的效果。我漫步在这座安静的四合院里，阳光明媚，惠风和畅，鸟语啾啾，花香阵阵，心底充满了诗情画意，身心无比轻松，恍然似与这美景融在了一起。屋檐廊角投下的影子铺展在地上，随着太阳光线的角度慢慢变大、变小、直至渐渐消失。

阳光渐渐强烈起来，院子里更加明亮了，冰冷的院墙和房屋似乎慢慢恢复着它的温度，阳光之下的一切事物令我感到生动亲切。一片绿荫笼着院子二分之一的空间，我循着枝枝蔓蔓看过去，原来是院子西侧角落里一株紫藤树。紫藤枝干老态龙钟，交错缠绕，紧密无间，一时间无法分清清楚，像是远去的一个个勾连着的。紫藤树上的标牌透露了它的身世：1905年德国公使从印度移植到此，原为两株，东西对称，现东侧紫藤已经不存在了。百年紫藤树长势喜人，老枝新叶，郁郁

心灵物语

皂角树

□康炳臣

年前，给阔别近七十年的儿时伙伴打电话，提及我老家那棵皂角树，不禁勾起了我对童年生活深深的回忆。

我家住在村南，南边是一块空地，当作打谷场使用，也叫做“场”。场的西北角长着一棵皂角树，那是村里唯一的一棵皂角树，因为这棵树和村民的生活关系密切，人们把它叫做“友谊”树。皂角树的树干略向北倾斜，树冠枝叶茂密。皂角树下是人们纳凉的好去处，老太太们纺线、媳妇们纳鞋底、老头们喝茶都喜欢去那里，边干活边聊天，非常开心。在稻田里干活的人们，累了也常去皂角树下抽袋烟，凉快凉快。串街卖东西的小货郎、卖油盐酱醋的，也都到树下叫卖。

皂角树果实的形状很像扁豆角，却比扁豆角大得多，未成熟前为豆绿色，成熟后呈黑褐色，在树冠上垂下，煞是好看。皂角在洗衣服时可代替肥皂使用——洗衣时掰一段皂角在浸湿的衣服上来回搓擦，皂角液就会泛起很多泡沫，光滑的泡沫可以去掉衣服上的脏东西。我小时候家里洗衣服都用皂角洗，村民们也都喜欢



图/ 龚奕言

葱葱，蓬蓬勃勃。在一片浓荫之下，院子更加清幽深邃，令我流连忘返，心旷神怡。想到它久远的历史，更是浮想联翩，思绪茫茫。我想起李白的《紫藤树》诗：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。”而今，紫藤依然，花蔓抖擞，密叶青翠，香风阵阵，美人何在！我不得东望唏嘘。

穿过一进院正房就来到了另一个院落，院子里的山楂树此时开得正好，繁密的小花夹杂在碧绿的叶子之间，开得那么纯真清澈，像是岁月不老的眼神。我知道满树的繁花终会凋落，这是一棵树对季节的承诺。在山楂树的映衬下，正房门两侧柱子上一副对联令人深思“困中求志富中求德祥中求己，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”，横批“三不堂”。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，说得极为实在，在人事纷纭的世间，仰俯天地，观照自心，坦荡如砥，内心清明，纯真善良，不欺人亦不自欺。不愧一事一物，不愧一人一己，心存一份对天地人的敬畏与感恩，不造作不虚妄不贪恋，修的是品，养的是德，这是在起落沉浮人生中不改初衷的做人准则。在多姿多彩的日子里，遵循着它，磨砺着它，人格精神定会光彩夺目。

四合院的主人是正定人，叫王士珍。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，有津津乐道可以言说的，也有难以启齿不可言说的。索性，就不再说些什么了吧。还好，留下了这座四合院。

走出四合院的时候，我整理着它留给我的印象：垂花门、紫藤、山楂树、三不堂。在我越走越远的时候，我梳理着它留给我的感觉：优雅、安静、质朴，还有那三不堂前的启示。从此，我的心里就有了一座四合院，并深深永驻。

用皂角洗衣服。以前经济条件不好，人们买不起肥皂，不少人家用草木灰洗衣服。我们家的那棵皂角树，给大家带来了实惠，也带来了方便。

村里人去村南河边洗衣服必经我家门前，每当看到有人洗衣服路过，我父母都会拿一条皂角送给人家，不论是姓康的、姓王的、姓李的，还是姓房的，都一律对待，这是我家的传统。难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儿时的伙伴还对那棵皂角树记忆犹新呢！

皂角树使我们家的人气更旺了。我家的老人和全村人的关系极好，不论谁有什么事情，他们都会主动去帮忙。我母亲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儿，纺线、织布、农活也都能干，谁家娶媳妇、聘闺女，她都会去给人家做针线活儿。谁家庄稼地里的活儿忙不过来了，她同样也会去帮忙。我家的人忠厚、善良、诚恳、心眼好，没有歪点子，乡亲们都认为和我家的人共事，不会吃亏。老一辈人都很重视亲情、感情，得到别人一点帮助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感激不尽。我家的那棵皂角树，成了全村人联系的纽带，人们都没有忘记它带来的好处。如今我们年已古稀，对那棵皂角树仍然印象深刻。感慨岁月流逝的同时，我只愿我们的生活永远阳光灿烂。

玉壶冰心

又闻河畔稻谷香

□冯秋军

我眼前摆放着几十粒白色的大米，晶莹又略显剔透，看起来与其他大米并无多大不同，毕竟，在水稻的故乡中国，非专业人员不可能知道水稻有多少个品种，又都分布在哪里。我们只需要了解，中国有一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，一个伟大的水稻培育专家！除了外形，这几十粒貌不惊人的大米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？大米是用来食用的，唯一的鉴别办法就是煮熟、蒸熟后尝一尝、品一品，这样才会知道看似普通的米粒中蕴藏着怎样的乾坤，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了。

水稻的滥觞之地在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。据考证，中国先民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有一万余年。自东汉时，水稻的种植由南向北一路拓展，一直到达今天的北京一带。之后，又西传印度，中世纪时又被引入欧洲南部。于是，在适宜的温度，地表水富积之处，水稻得以遍地开花，发扬光大，为人类农业的发展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！在古代的中国，特别是黄河以北地区，先民们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黍、粟。由于农业技术和生产力欠发达，水稻的种植面积和单位产量都不会太大、太高，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的。大米，那是相当奢侈之物！

那么，水稻是什么时候来到灵寿安家落户的呢？我没有考证。只记得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，从黄壁庄水库下游的忽冻村到同下村，沿滹沱河北岸一线的村庄都有大面积种植。我一个朋友是安定村的，1988年的初夏，我还去村南他家的水田里帮着插过一次秧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在五七路（也就是现在的学府路）服役时，这条路两侧，除了一些果园，从东往西坐落着几个农场。当时，滹沱河的地表水还很丰富，适合栽培喜水的稻子，这些农场大面积地种植水稻。

去年十一长假，与战友驱车闲逛在胡庄村西的大坝上，偶然看到坝东有大片金灿灿的水稻。这是三十年后第一次在滹沱河北岸看见水稻的身影。于是停下车去查看，抬手掐下一个稻穗，放在鼻下嗅嗅，淡淡的稻谷香弥漫鼻腔，到达脑海——久违了，灵寿的稻谷！在与这片稻田的主人交流时，他告诉我，种了大约四百多亩，种子是从唐山引进的，收割、晾晒、碾压脱粒后可以尝一尝，肯定比南方的两季稻、三季稻好吃。

十天后，那些长在田里的水稻已经全变成了稻谷，晾晒在胡庄大坝的南头。我去现场看时，金黄的稻谷差不多已经晒干了，捧起来一撒，哗哗地响。在远处眺望，一堆一堆的稻谷，也是大坝上的一道风景。大约又过了一周，我终于看到稻谷脱壳后的大米了。于是迫不及待地弄点回家尝尝。不吃不知道，一吃，果然感觉不错！

我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远方的朋友。我说，俺们灵寿的大米无论口感还是味道绝对不输黑龙江的大米。当然了，人家是不会相信我这话的。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，那就得亲自尝一尝。后来，人家一尝，认为我没有妄言吹牛，还大加赞赏了一番！

因为实在感觉这大米好吃，原本我是打算囤几编织袋稻谷的，以备自己碾压脱壳后食用。后来经了解，咱们这地方只有碾压谷子小米的机器，没有碾压稻谷的设备。我一直以为脱米的机器是可以通用的，敢情差点闹出笑话。

灵寿的大米从碾米机中脱壳而出，未经打磨抛光，自然天成，朴实无华。我无意贬低其他产地的大米，只是想说一句大实话：灵寿的大米真的好吃，口感、味道绝对不输其他产地的大米！

对我来说，又见稻子，又闻稻谷香是一种久违的相见。品尝灵寿本土的大米更多的是一种情怀、一种回忆。

“精读”版邮箱：yzwbhxd@126.com

欢迎本地作者投稿 本版联系电话：0311—88629247

责编：龚朋建 编辑：张增梅 美编：彭之城